

九月初九重阳节是我公公的生日。我公公严独鹤是知名新闻工作者,他1914年进新闻报,任副刊主笔;1931年,任新闻报副总编兼副刊“快活林”(后改名“新园林”)主编。那时候,他几乎每天撰写一篇“谈话”,针砭时弊,关注民生。为此深受读者欢迎。但也因此遭到黑恶势力的忌恨,受到恐吓和威胁。公公曾收到一封恐吓信,拆开后面掉出一截断了的手指。抗战时,他因发表爱国言论被日寇宪兵队传讯。上海沦陷后,他愤而辞职,在家过清贫的日子,保持了民族气节。他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,用笔同黑暗势力作斗争。当局曾派高官前来劝说,并许诺可以资助其子女出国留学。但公公

每逢佳节倍思亲

姚慧中

不为所动。当时越剧演员袁雪芬遭到迫害,上海新闻界伸张正义,给予声援,公公也挺身而出,如今关于这段历史的照片中,还留下了他的身影。

我公公性格开朗、谈话风趣、爱好多样,也喜欢结交各方朋友。有一次海京伯马戏团来沪演出,马戏团负责人竟然牵着一只小豹到报社拜访公公。有一次他带我去文化俱乐部喝咖啡,对面一位个子高高的英俊中年人特地过来打招呼:“鹤老您还那么健朗。”我公公立即风趣地回答:“你仍是小弟弟。”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电影演

员刘琼先生。公公动员我去听评弹,那次评弹名家严雪亭在开场时说:“严家还有个严独鹤。”公公立即起身向他拱手致敬。在众多戏剧门类中,公公最喜爱京剧,尤其钟爱荀派。他和荀慧生大师是知交,荀先生每次来沪演出,都要来我家作客。这在荀先生的日记里多有记载。

我公公思想先进,跟上潮流。我们结婚时正赶上“三反”运动,他就主张我们婚事一切从简,并为我们写了一副对联:同甘须习婚姻法,永好应超儿女情。我俩牢记他的教诲,风风雨雨,同舟共济,幸福地度过了59个年头。

公公一生热爱新闻事业,新中国成立后,他虽然离开了新闻岗位,调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。但他仍作为新闻界人士当了全国政协委员,为新闻事业建言献策。公公的好友,同是全国政协委员的周瘦鹃先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记载,在一次政协会议的间隙,他见到了周总理。“周总理握着我的手道:‘喔,是周瘦鹃先生!’当下问我的年龄,又问了严独鹤兄的年龄,就说‘好!明天我正好要举行一个座谈会,邀请的全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政协委员,其他六十岁以下的那就只能算年轻人了。’接着周总理又说,‘你和严独鹤先生的发言,我都读过了,很好,很有些新的东西。’”

公公离开我们已经48年了,我很怀念他。2009年,他的家乡浙江桐乡举办了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,并在乌镇建造了一个严独鹤图书馆,还出版了《独鹤谈话录》,他没有被人遗忘,他被载入新闻史册。

一群毕业生看望大学教授。他们见面就讨论热门话题——幸福到底是什么?但是很快转为抱怨生活的不如意和工作的压力。

他们向教授咨询如何摆脱压力,教授笑而不语,转身去准备咖啡。片刻,教授返回,不仅带来一大壶咖啡,还用托盘端来很多咖啡杯。有趣的是,没有两个咖啡杯相同,而且质地图案都不尽相同:有质地细腻的瓷杯,有极其普通的塑料杯,有玲珑剔透的玻璃杯,有泛着光泽的金属杯,还有熠熠发光的水晶杯,当然这些杯子有的一眼看上去就价格昂贵,有的一眼就能看出是地摊货。



教授的咖啡

教授邀请学生自己取杯倒咖啡。当所有的学生都手握一杯咖啡时,教授缓缓地说:“大家注意到了吗,你们不约而同选择的杯子都是看上去精美且质地很好的,剩下的杯子都是普通的或不漂亮的。”学生们看着彼此手中的咖啡杯,再看教授手中的杯子,不禁相视而笑,以为教授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。教授话锋一转,“尽管选择好的是你们的初衷,而这恰恰是你们问题和压力的根源。”

“其实杯子对于咖啡并没有任何影响,咖啡的味道也不会因为咖啡杯而改变。多数情况下我们只看重杯子价值,甚至超过咖啡本身的味道的。其实你需要的仅仅是咖啡,而不是盛咖啡的杯子。沁人心脾的是咖啡,而不是杯子的价格,过分关注杯子当然会影响咖啡的味道。”

“生活本身就是一壶咖啡,工作、金钱、地位就是杯子。它们仅仅是盛咖啡的工具,也许杯子的质地和类型我们无法决定,但不要因为杯子影响我们享受咖啡的心情。来,大家一起品尝咖啡吧!”倾听教授一席话,大家若有所思。

生活就像咖啡,如果我们过于看重形式上的东西,就会影响我们的心情,并且因为心境不同而感觉生活的品质产生差异。心灵若能安静下来,无论杯子如何,咖啡都很有味道。生活中最幸福的人们不是拥有最好的物质,而是享受生活中拥有的一切。



王岳川先生写的回忆文章《我与季老在北大的日子》,据王岳川观察发现,住在北大未名湖畔的季羡林先生房间的灯总是亮得最早,因为季老总是天不亮就开灯读书,1998年的一天,王岳川出国前去拜访季老,欢言间他对

鸡闻我起舞

张小六

季老说:您老每天闻鸡起舞。季老正色道:不,是鸡闻我起舞。为了写《糖史》,季老曾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,上下午来回四趟五公里路去北大图书馆,风雨无阻,寒暑不辍。尤其是夏天,季老要忍受三十五六度的高温在图书馆看书,经常是挥汗如雨,尽管如此,他却从没有放弃过。

贝西是德国东南边境的一个小镇,在阿尔卑斯山区。贝西并不是最漂亮的,我们去欧洲,必定会去贝西,是因为第一次去时住过缪勒太太家。这次是缪勒太太开车到车站来接我们载行李的。缪勒太太依然勤勉,以前她拎起箱子腾腾腾就上楼梯了,现在她要拎时我们按住说,让男士们来,她笑笑也就撒手了。

房子里少了些什么。进门过道里的地毯换成了光滑的像塑料的那种,便于揩洗,进门不用立即脱鞋了,但也就有了临时的仓促的味道。我最喜欢的餐厅里,少了一些挂件,多了一张照片,黑白的,像遗照。照片上的老

人额头光光的,以前曾见过。我问缪勒太太他是谁,她说是父亲。

缪勒太太是实干的人,话不多。我们是老房客了,就有些亲切感。她指着走廊墙上的大张照片告诉我们这是她的儿子,儿子的妻子,和小baby,是孙女。她就这么一个独子。小baby四个月大,星期一要给她办party,院子里搭着帐篷呢,会有亲戚朋友来参加。闲聊中也有告知的意思。

星期一傍晚回来,果然院子餐室都有客人。一会儿,小缪勒先生,就是缪勒太太的儿子,小baby的爹,上楼来请我们下楼一起喝一杯。我们不知道究竟是什

盼婚姻美满,天长地久。花糕上的蝎子、毒蛇、蜘蛛、蛤蟆等则表示对五毒的降服,寓意驱除病害,祈求安康。花卉石榴意在祝福亲

重阳节的花糕

曹雪柏

友全家欢乐,幸福美满。花糕的“糕”谐音“高”,暗示高升,总之都是美好的祝福。

在我的记忆中,祖母是全村蒸花糕的高手,村里无论谁家蒸花糕,都离不开她,祖母也是有求必应,她七十多岁了,一身大襟衣服,花白的头发在脑

后缩起一个髻,耳不聋,眼不花,精神矍铄。一双粗糙的手灵巧无比,时常用一个农人的眼光创造美、设计美。一团面在手,捏啥像啥,尤其是她捏的龙,张牙舞爪,活灵活现,她用剪刀在龙背上剪出一道一道的龙鳞,再用圆圆的花椒籽给龙“点睛”,顷刻间,这条龙简直活了!祖母斗大的字不识一个,没念过一天书,但我认为她堪称一位农民艺术家,有着自己独特的设计理念。那年,祖母蒸的花糕还上过我们县的电视呢。小小的面食,非凡的创意。



智慧快餐 郑辛遥 用四肢赚力气钱,用脑子赚力量钱。

么活动,有啥规矩讲究,没敢随便准备礼物,自然不好意思空手下去打扰,就谢辞了。过后才想到,中西文化不同,我们谢辞是否礼貌? party结束时我们也不知道,客人离去,主人收拾,都没听到什么动静——帐篷是三天后儿子来拆的,儿子已经不在这儿住了。

缪勒太太与她的母亲同住。这当然不是原来的格局。缪勒太太的母亲九十多岁了,行动已不很稳健,思路也不很清晰。

一天晚上,她气喘吁吁上楼来,要找维罗尼亚。维罗尼亚是缪勒太太的闺蜜,营业证上写着的。我们告诉她,维罗尼亚不在这里,也没来过。她要上三楼找,三楼是缪勒太太的卧室。我们赶紧替她上楼看,也没有。问她有什么事,我们可以帮助吗?老太太有些不太稳定,口口声声要找维罗尼亚,维罗尼亚到哪里去了。我们一边安慰她一边护着她下楼。楼下没有人。我们只好陪她在餐桌坐下,打开电视机,不断地告诉她维罗尼亚会回来的,她回来之前我们在这儿陪你,别害怕。

老太太慢慢安静下来。她说维罗尼亚不知到哪儿去了,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,她很害怕。她是德语句子里夹杂几个英文单词。电视里出现东欧画面,老太太指着画面说,布拉格。我们点头,嗯,布拉格,漂亮,我们去过。她说小时候,在布拉格,是捷克人,十来岁,跟着父母,来德

国。结婚,住在这里,两个儿子,一个女儿,维罗尼亚。维罗尼亚到哪里去了,维罗尼亚还没有回来……将近两个小时,我们连猜带蒙也只能听明白这么多。

缪勒太太回来了。她一边跟老太太说话,一边拿餐具摆桌子,那是为我们明天的早餐作准备。她还有事情要做。

德国的纬度与黑龙江差不多,我们坐在阳台上,茶杯里的热气渐渐散尽。

野眼望出去,灰白的天空下,近处花草、树木、邻舍、道路,远处山峦起伏,阳台面对着凯尔西坦因山,那山顶上的房子,就是著名的鹰巢,希特勒的私人城堡,看上去只有香烟盒子那么

大。我想着缪勒太太,维罗尼亚,理解了她和她的家,何以变得有些仓促,不讲究。曾经的她气定神闲,摆个盆花都左看右看像侍弄艺术品,那是有生活安稳和体力饱满作底子的。如今她老了,又独自一人,照管民老了已蛮吃力,还要照顾九十多岁的有时犯糊涂的老母亲,有许多变化要去面对,体力自是衰退,安稳必也是越来越稀有了。

好在缪勒太太是乐观的,她说她65岁了,做民宿也觉得累了,如果我们两三年后再来,她可能已经不做。然后,她举着我们给她作小费的票子,说,这是我去西班牙度假的奖金。她已安排好2个月后来西班牙度假。

七夕会

曾经的医生、会计、教授、工程师、企业高管、高级编辑等,可说是颇有影响的风云人物。学画,使他们仿佛返回到青涩年代,心里有种难以抑制的愉悦。有的人原想来“玩玩”的,但浓烈的水彩氛围的浸染,焕发了他们潜在的艺术激情,因而绘画进步神速,以致佳作连连。有些学员不甘心仅在室内临摹,于是便深入到山村、老宅、古镇等野外写生,为作品添了野趣。课堂教学是沙龙式的,轻松活跃。学员们聚拢在陈老师周围,观赏她示范作品的即兴创作。她的画,落笔时纸是湿淋淋的,作品完成时仍是湿淋淋的;她的水彩湿画法,技法独特,堪称画坛一绝,有些画家也难以企及。

学画记

周宪法

她。一次我用左手跟他们双手拗,也是赢,他们哪知我原是左撇子改过来的……如今想来,我只要抓住一次机会拜师学画,那现在就不是老年大学的学生而是老师了!

还是说水彩画班。我原以为,学员尽是一些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,错了!济济一堂的爷爷奶奶们,给人一种很有“时尚精神”的印象。他们来自本市的四面八方,远的有宝山、闵行、浦东和松江,路程时间比课程时间还要长。大多数学员的文化层次比较高,是

我学画画,是被人硬拽进课堂的。去年二月,我家就近的东华老年大学,新设了一个水彩画班,每周二下午上课,我报了名。谁知到了三月开学的前两天告知,改周三上课了。我因这天已有安排,就毅然退了学。

隔日我接到一个电话,她自报家门:“我是水彩班老师陈造容,周同学你报好名怎么又改变主意了呀?”未待我答话,她又说:“我知道你时间有冲突,这样吧,你可以不来校上课,我让同学把我的示范作品制成视频传给你,你就在家里画!”我说:“画画我是零基础,纸笔颜料都没准备,匆忙上阵学不好的,算了吧!”她很执拗:“这些我都有,我家跟你家住一条路上,一会儿我骑车给你送来!”这是位什么样的老师呀,热情得让你无话可说。我心想,也许是生源不足开不出班,她才这么盯牢我的吧?

回首以往,我早就有机会学画的。上世纪60年代初,我曾在私人画室练习素描一年,后因从戎而中断;我的堂姐夫哈定是水彩画大家,我与他接触颇仍,经常目睹他作画,却没想到跟他求艺;1958年我十九岁,在上钢一厂技术检验科任钢笔检验员,一天来了七八位专业画家到我们车间体验生活。